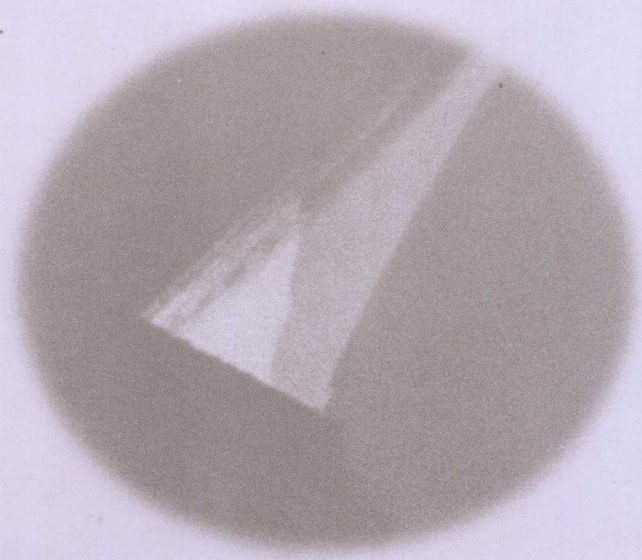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孙方友 探 监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孙
方
友
著

探 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监 / 孙方友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1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277-3

I. ①探… II. ①孙…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6042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探 监
TAN JIAN

孙方友 著

责任编辑 李 涛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77-3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刘海涛	江曾培	汤吉夫
陈建功	郑宗培	桂晓风	雷 达



孙方友 男，1950年生，河南淮阳县新站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见《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当代》《大家》等刊，出版发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三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集三十部，电视剧近百集，计600多万字。代表作有《虚幻构成》《谎释》《陈州笔记》系列、《小镇人物》系列；电视剧《鬼谷子》《工钱》《衙门口》等。作品曾获“飞天奖”、河南省第三届、第五届文艺成果特等奖、河南“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小小说创作终生成就奖、首届“金麻雀”奖、“吴承恩奖”等70余次奖励。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土耳其等文字。

总序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目 录

雅 盗	1
女 票	4
匪 医	7
水 妓	11
狱 卒	14
富 孀	16
绑 票	20
瘫 匪	23
匪 婆	26
探 监	31
官 抬	34
狼 狗	38
逃 犯	41
神 裱	46
画 谜	50
刺 客	53
猫 王	57
贪 兽	61
戏 奸	64
误 区	66
国 宝	69
肉 盾	73
壮 丁	77
虎 痴	81
童 票	83
旗 袍	86
牛 黄	89
阴 影	93

商 幌	97
宋 散	101
寿 图	105
师 爷	108
珊 珊	114
雪 梅	119
鲁 峰	122
酒 仙	125
郑乡长	130
郑书记	133
梁木匠	137
江小雪	141
卢家干店	145
铁匠王直	150
朱氏鞋铺	157
于家面铺	162
杀猪的杨家	166
老蒋婆	169
白校长	173
杨春暖	176
雷家弹花店	180
卖羊肉的老方	183
关莲凤	187
昌盛永绸缎店	191
任家粮行	194

雅 盗

陈州城西有个小赵庄，庄里有个姓赵名仲字雅艺的人，文武双全，清末年间中过秀才。后来家道中落，日子越发窘迫，为养家糊口，被逼入黑道，干起了偷窃的勾当。赵仲是文人，偷盗与众不同，每每行窃，必化装一番。穿着整齐，一副风雅。半夜拨开别家房门，先绑了男人和女人，然后彬彬有礼地道一声：“得罪！”依仗自己艺高胆不惧，竟点着蜡烛，欣赏墙上的书画，恭维主人家的艺术气氛和夫人的美丽端庄，接下来，摘下墙上的琵琶，弹上一曲《春江花月夜》，直听得被盗之人瞠目结舌了，才悠然起身，消失在夜色里。

赵仲说，这叫落道不落价，也叫雅癖。古人云：“有穿窬之盗，有豪侠之盗，有斩关劈门贪得无厌冒死不顾之盗；从未有从容坐论，杯酒欢笑，如名士之盗者。”——赵某就是要当个例外！

这一日，赵仲又去行窃。被窃之家是陈州大户周家。赵仲蒙面入室，照例先绑了主人夫妇，然后点燃蜡烛，开始欣赏主人家的诗画。当他举烛走到一帧古画面前时，一下瞪大了眼睛。那是一幅吴伟的《灞桥风雪图》。远处是深林回绕的古刹，近景是松枝槎桠，板桥风雪。中间一客，一副落魄之态，骑驴蹒跚而过，形态凄凉。中景是一曲折清泉，下可连接灞桥溅溪以助回环之势，上可伸延向窗渺以续古刹微茫……整个画面处处给人以失意悲凉之感！

赵仲看得呆了。他由画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仿佛身临其境，变成了那位骑驴过客，不由心境苍凉，心酸落泪。不料趁他哀伤之时，周家主人却偷偷让夫人用嘴啃开了绳索。周家主人夺门而出，唤来守夜的家

丁。家丁一下把主人卧房围了个严实。

赵仲从艺术中惊醒，一见此状，急中生智抓过夫人，对周家主人说：“我只是个文盗，只求钱财，并不想闹人命！你若想保住夫人，万不可妄动！”

周家主人迟疑片刻，命家丁们后退几步。

见形势略有缓和，赵仲松了一口气。他望了周家主人一眼，问：“知道我今日为甚吃亏吗？”

“为了这幅画！”周家主人回答。

“你认得这幅画吗？”赵仲又问。周家主人见盗贼在这种时候竟问出了这种话，颇感好笑，缓了口气说：“这是明朝大家吴伟的真迹《灞桥风雪图》！”

“说说它好在哪里？”赵仲望了望周家主人，挑衅般地问。

周家主人只是个富豪，对名画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自然说不出个道道儿，禁不住面红耳赤。

那时候赵仲就觉得有某种“技痒”使自己浑身发热，开始居高临下，口若悬河地炫耀道：“吴伟为阳刚派，在他的勾斫斩折之中，看不出一般画家的清雅、幽淡和柔媚，而刚毅中透着的凄凉心境处处在山川峰峦、树木阴翳之中溢出。不信你看，那线条是有力的勾斫和斩截，毫无犹豫之感。树枝也是钉头鼠尾，顿挫分明，山骨嶙峋，笔笔外露……”说着，他像忘了自己的处境，抓夫人的手自然松了，下意识地走近那画，开始指指点点，感慨阵阵……

周家主人和诸位家丁听得呆了，个个木然，目光痴呆，为盗贼那临危不惧的执迷而叹服不已。

赵仲说着取下那画，对周家主人说：“此画眼下已成稀世珍品，能顶你半个家产！你不该堂而皇之地挂它，应该珍藏，应该珍藏！”

周家主人恭敬地接过那画如接珍宝，爱抚地抱在胸前。

赵仲拍了拍周家主人的肩头，安排说：“裱画最忌虫蚀，切记要放进樟木箱内！”说完，突然挽过周家主人的胳膊，笑道：“让人给我拿着银钱，你送我一程如何？”

周家主人这才醒悟，但已被赵仲做了人质。万般无奈，他只得让一家丁拿起赵仲开初包好的银钱，“送”赵仲走出大门。

三人走进一个背巷，赵仲止了脚步，对周家主人笑道：“多谢周兄相送，但有一言我不得不说，你老兄抱的这幅画是一幅赝品，是当初家父临摹的！那真品仍在我家！为保真品，我宁愿行窃落骂名而舍不得出手啊！”

那周家主人这才恍然大悟，一下把画轴摔得老远，愤愤地说：“你这贼，真是欺人太甚！”

赵仲飞前一步，捡了那画，连银钱也不要了，双手抱拳，对着周家主人晃了几晃，然后便飞也似的消失在夜色里……

从此，赵仲再不行窃，带着全家躲进偏僻的乡村，用平日盗得的银钱买了几亩好地，白日劳作，夜间读画——读那幅《灞桥风雪图》。

据说，赵仲常常读得泪流满面……

女 票

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那支德国造的小左轮如乌鸦在他的手里“扑棱”了一会儿，然后又被他紧紧地攥住。他下意识地吹了吹枪管儿，也斜了一下不远处那个被绑的女人，咽了一口唾沫。

“你一定不想死！”他说，“可是没办法！”

被绑的女人一脸冷漠，静静地望着前面的那个男人。她看到他又卸了枪，那枪被卸得七零八落，似一堆废铁。废铁在阳光下闪烁，显示出能吃人肉的骄傲。他用手“洗”着零件，眨眼间，那堆废铁又变成了一只“乌鸦”，在他的手中“扑棱扑棱”展翅欲飞，然后又被牢牢地攥住。

怎么还没听到枪响？芦苇荡的深处传来了故作惊诧的询问声。

“头儿，舍不得那娘儿们就放了她嘛！”有人高喊。

一片嬉闹声。

他蹙了一下眉头，抬头望天。天空瓦蓝，白云如丝般轻轻地飘过，穹顶显得无垠而辽阔。阳光在湖水里跳荡，堆银叠翠。芦苇摇曳，晃得人醉。那女人仍在盯着他。他看到女人那乌黑的秀发上沾满了芦花。白皙的脸冷漠无情，丰腴的胸高耸如峰。

他终于掏出一粒花生米大小的子弹，在口里含了含，对着阳光照了照，然后在掌心中撂了个高又稳稳地接住，说：“这回就要看你的命了！”

他说着瞭了一眼那女人——正赶上一阵小风掠过，女人的旗袍被轻

轻撩起，裸露出细细嫩嫩的大腿。白色的光像是烫了他的双目，他禁不住打了个愣，觉得周身有火蹿出。

“头儿正在想好事儿吧？”那边又传来了淫荡的呼啸声。

女人看到他那刚毅的嘴角儿被面颊的颤动牵了一下，那张年轻的脸顿时变形。他终于举起了那支枪。那支枪的弹槽像个小圆礅儿，如蜂巢，能装六粒子弹，弹槽礅儿可以倒转，往前需要扣动扳机。她看到他把那颗子弹装进了弹槽，“哗哗”地倒转了几圈儿，然后对她说：“这要看你的命了！”

“这里面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命大，赶上了空枪，我就娶你为妻。”他又说。

她望着他，目光里透出轻蔑。

“你知道，土匪是不绑女票的，女票不顶钱。有钱人玩女人如玩纸牌，决不会用重金赎你们的。”他说着举起了枪，突然又放了下去，接着说：“让你死个明白，我们绑你丈夫，没想弟兄们错绑了你。我们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扰人心。不过，若是我要娶你为妻，没人敢动的。但我又不想娶你这个有钱人的三姨太，所以这一切要由天定了！”说完，他又旋转了几下弹槽礅儿，才缓缓地举起了枪。

女人悠然地闭了双目。

那时刻湖心的岛坡上很静，一只水鸟落在女人脚下，摇头晃脑地抖羽毛。芦苇丛里藏满了饥饿的眼睛，正朝这方窥视。

他一咬牙，扣动了扳机。

是空枪！

“求你再打一枪！”她望着他说。

他摇了摇头，走过去说：“我说过了，只打一枪。你赶上了空枪，说明你命大，也说明咱俩有缘分。”

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你想怎么样？”他好奇地问。

“我想死死不了，也想认命。”她望了他一眼，松动了一下臂膀，拢了拢乱发回答。

“怎么个认法？”

“我也打你一枪！”

他怔了，不相信地望着她，好一时，突然仰天大笑，说：“够味儿，真他妈够味儿！怪不得陈佑衡那老儿喜欢你！我今日算是等到了对手，就是栽了也值得！”他说完便把枪撂给了她，然后又掏出了一粒“花生米”。

她接过那粒子弹，装进了弹槽儿，然后，熟练地把弹槽儿旋转了几圈儿，对着他走了过去。

她举起了枪，姿态优美。

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大哥，听说这女人可是枪法如神呀！”芦苇丛中的人齐声喊——声音里充满了担心和惊悸。

她笑了笑，又转了一回弹槽儿，对他说：“如果是空枪，俺就依你！”说完，重新举起了小左轮。她的手有点儿抖，瞄了许久，突然，颓丧地放下了枪，好一时才说：“俺不认命了，只求你从今以后别再当匪，好生与俺过日子！”

他愕然，呆呆地望着她，像是在编织着一个梦幻。

“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去受罪。”她不知为什么眼里就闪出了泪花儿。

他疑惑地走过去，接过那枪一看，惊呆如痴。

“俺转了两次，可那子弹仍是对着枪管的！”她哭着说，“那时候，俺真想打死你，可一想你命这般苦，就有点儿可怜你了。你不知道，俺也是个苦命的人啊！”

他愤怒地扣动了扳机，枪声划破了寂静，苇湖内一片轰响。

他颓丧地垂了手枪，对她说：“好，我听你的，带你去过穷日子！”

四周一片骚动，无数条汉子从芦苇中跑出来，跪在了他的面前，齐声呼叫：“头儿，您不能走呀！”

“今日能得鲍娘，也是我马方的造化！”他平静地说，“弟兄们，忘了我吧！”

有人带头掏钱，他和她的面前一片辉煌。他望着那片辉煌，跪下去做了个圆揖，哽咽道：“弟兄们的恩德我永世不忘，但这钱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马方一文不带！”说完，他掏出那把左轮，恭敬地放在了地上。她走过去架起他，然后拾起那把左轮，说：“你当过匪首，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带上它也好做个防身！”

他哭了。

二人坐船出了湖。

匪 医

陈州朱家，世代书香，不想到朱昌幼年时，家道中落，几濒破产。朱昌少年聪慧，入塾就学则出类拔萃，诗词文赋一点即通。稍长乡试中名列前茅，常手执书卷，会遇同生谈笑，口若悬河，在街邻间颇有名气。然而朱昌天生羸弱，十二岁大病，卧床数月，奄奄待毙。适逢武当

山黄善道人来陈州，闻知登门诊治，朱昌才幸免一死。遂拜道长为师，每日随道人习道、习医、习文。二十岁那年进缺，被任安徽亳县知事。不想赴任途中，被土匪掳掠，匪中缺医，故不杀留用。

匪首姓周，叫周团，很尊重人才，特意给朱昌腾出一间房，抢来草药、医书和百屉橱什么的，算是开起了个小诊所。朱昌走不脱，索性安心习医，开始博览医典。什么《内经》《医宗金鉴》和《本草纲目》诸类，皆熟记于心。

医道贵在临症，临床经验少，读书再多也是成不得名医的。一日，朱昌对周团说：“如若常困我于此，将来会延误众弟兄的！”周团问何故，朱昌就直言相告，说是如此闭门修医，只能越学越庸，医不得大病的！周团想了想说：“那就让你回陈州开药堂，由我拿底金。只是弟兄若有疾，送到你那里，你可告密？”朱昌笑道：“我已成匪，告人不是如告己吗？如若不信，我可写一入伙的证据，交与你！”周团不客气，就让其写。朱昌写了，让人读一遍儿，然后按了手印儿，交于周团。周团笑笑，当下取出数银，交给了朱昌。

朱昌回到陈州，用周团的底金盖了药店，便开始坐堂。朱昌的药店名叫“隆昌药店”，店面很阔。只可惜他在医道上没名气，生意很冷清。一天，陈州富豪顾仲之妾患病，让奶妈子请医，那奶妈子便请了朱昌。民国年间，一般草药很便宜，但诊金不低，而且医生名气越大诊金越高。朱昌没名气，诊金自然也低。那奶妈子为了揩诊金之油才请了朱昌。朱昌到了顾府，给顾太太就诊后说：“此病无大碍，三五日内定痊愈！”

没想到两天后清晨，药店刚开门，一群人围在门口，那奶妈子指了指朱昌说：“就是他！”一时间，“隆昌药店”周围街头巷尾皆被惊动，莫不哗然传道：“朱昌治死人了！”

朱昌被挟持到顾府，财大势大的顾仲怒气冲天地指责朱昌是庸医，